

實是件大事，要推行它，我認為耐心和細心，多方面進行才能奏效。現代化台灣的牙科是件重任，我認為只有耐心慎重地由多方面進行才能導致成功。我又設想，與其獨自拚力不如藉第三者援助之手，訴諸心理效果或為上策。不久，很幸運地碰上了機會。有一位嚴開仁醫師，他是戰後從大陸去美國哈佛大學牙醫學院，畢業後留原校，在矯正 Morrees 教授下研究，身為副教授授課。他利用七年一次之休假來台灣，在台北地區從事基督教傳教活動。我接到了這消息立刻前往會面，記得此時正值民國 53 年，我第二次代主任期間，也就是牙醫系學生第六屆生在五年級的時候。嚴教授住在新生北路的工專附近，面對他，我一面喝冰水，一面評述當時台灣牙科的情況，談話間，氣氛融和，有如多年好友重見。他欣然受我的邀請擔任矯正學的課程，當時的矯正學一課是由一位老醫師擔任，他是以日本教材為中心授課，而不施臨床指導，我認為嚴教授來台開課為台灣的矯正牙科學開創了歷史，邁進新時代的第一步。

人事方面，我安排此時期的住院醫師陳坤智醫師和助教徐水木醫師，專心師承。嚴教授對學生授予矯正學一課，並直接指導臨床。學生及牙科醫師同仁，在臨床眼看病人的牙齒在矯正裝置下按步移動，是如何新鮮神妙的感觸。嚴教授客座教學，可惜為時僅兩年，但已掀起了進取的氣象，台大牙醫學系的牙科近代化之門就此啓開，是不可否認的。現代牙科門下之「矯正科」也正式落根，話說陳坤智醫師，再接再厲立志為矯正牙科專科醫師，



嚴開仁教授